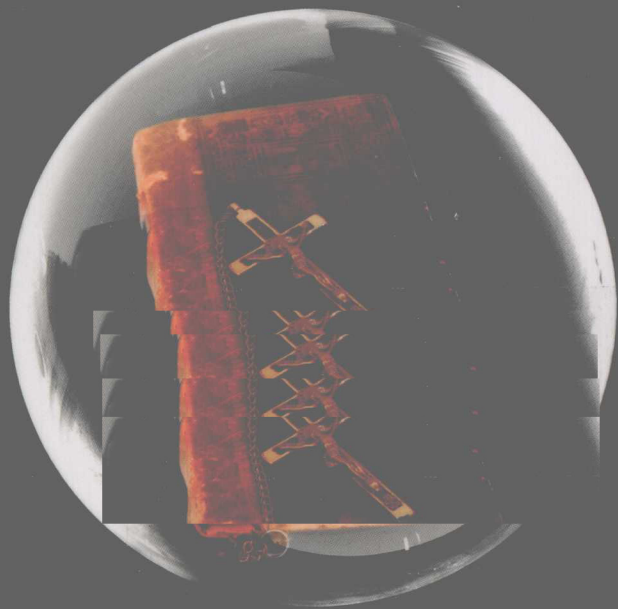


女巫，心水清，一目了然，能识破坏人，也会作法和诅咒，召唤逝去的灵魂。历史上，巫术与谋杀同罪，要被处以极刑。  
心魔最恐怖，杀伤力也最强——人，比巫更甚。贪果子的人失去花，恋花的人，又何尝得到果子？

# 萨勒姆的女巫

The Physick Book of  
**Deliverance Dane**

[美]凯瑟琳·霍伊 著 陈静抒 译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 CITIC PRESS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ight-colored background with a delicate, repeating pattern of leaves and branches. The leaves are dark and have a pinnate structure, resembling those of a mimosa or similar plant. The pattern is distributed across the entire cover, with some areas being more dense than others, creating a subtle, textured effect.

The Physick Book of  
Deliverance Dane  
萨勒姆的女巫

[美] 凯瑟琳·霍伊 著 陈静抒 译

中信出版社  
CHINA CITIC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萨勒姆的女巫 / (美) 霍伊著; 陈静抒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0.3

书名原文: The Physick Book of Deliverance Dane

ISBN 978-7-5086-1896-8

I. 萨… II. ①霍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6212 号

The Physick Book of Deliverance Dane by Katherine Howe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Katherine How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萨勒姆的女巫

SALEMU DE NÜWU

---

著 者: [美] 凯瑟琳·霍伊

译 者: 陈静抒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)  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12 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09-7088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1896-8 / 1 · 109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264000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264033

E-mail: [sales@citicpub.com](mailto:sales@citicpub.com)

[author@citicpub.com](mailto:author@citicpub.com)

献给我的家族

我在此目睹了盖尔斯·克锐里被处死在石头中。他已经沉默抵抗两日了。每放上一块石头，他们都叫他认罪，不然就再加石头上去。但他只是轻轻呻吟，于是，就再放石头上去。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丹纳大婶，放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，她的脸刷地一下白了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手心全是汗。

——摘自“萨勒姆县志 1692年9月16日”  
波士顿图书馆 珍稀手稿收藏室

## 目 录

上部：钥匙和《圣经》	1
下部：筛子和剪刀	211
跋：真实的女巫，真实的人生	358
译后散记	陈静抒 367

## 上部

钥匙和《圣经》





## 序幕

1681年12月暮 马萨诸塞州 马布尔黑德镇

铁锅里，文火煨着一锅豆角，彼得·佩特夫忍住饿，用一把长柄木勺搅了两下。他把小矮凳往炉火跟前挪了挪，胳膊支在膝盖上，往前探了探身子，闻着炖豆角的香气混合着木柴燃烧的气味。这味道闻起来是那么地叫人心安。他舀起一勺豆角，看看有没有炖烂，这时，肚子发出了急不可耐的咕咕声。没什么，彼得安慰自己，就是饿了。那个女人也快要来了吧。他这么想着，面色凝重起来。他从来没试过什么民间偏方，但是奥利弗大婶这么坚持来着，非要说这个女人的药方包治百病。据说有一次，她还通过招魂的方式找回一个走失的孩子。彼得自顾自嘟囔着：“试试吧，就这一次。”

黑糊糊的屋子里，逼仄的墙角传来轻微的呜咽，彼得忧心忡忡地眯起眼睛，从热气腾腾的锅上抬眼望去。他拿火钳添了根柴火，炭火星子噼里啪啦，冒出一阵青烟，他松了松火头，这才从凳子上挪起身子来。

“玛莎？”他轻轻地喊，“你醒了？”

昏暗中再没有声音了。彼得轻轻地走到床边，情况还算好的那些日子，那孩子就躺在这里。他拉开床柱边厚重的毛纺帷，轻手轻脚地倚在几块床垫子上，小心着别弄乱它们。炉火烧得正旺，把羊毛毯子照得彻亮，散乱着的亚麻色头发里露出一张憔悴的小脸，半睁着的眼睛没有半点神采。小女孩的头发披散到枕垫上，彼得轻轻抚摸着。那孩子有气无力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菜已经焖得烂透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给你弄点来。”

彼得拿一个浅口盘子把滚烫的食物舀出来，心头突然涌上一团怒火。他咬紧牙关不去想它，但它就闷在他的胸口，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。我究竟是怎么照顾这孩子的，他想，每试一个药方，她就病得重一点。自三天前的晚上她哭着喊着要萨拉之后，就再没说过一句话了。

回到床沿边，他趁热喂了一勺豆子给她吃。她费力地吞咽着，嘴角溢出一丝褐褐的汁水，挂在下巴上。彼得伸出被灶火煤烟熏得黑黑的拇指给她揩掉。他想起从前，每次萨拉这样替他抹去嘴角的食物，都会让他心头一阵触动。

小丫头躺在这床上，紧闭双眼，他凑近了一点，凝视着她。自从她病了，他就一直睡在地板上——用发霉的草垫子搭个地铺。床的那一边就是炉火，床上还挂着他父亲从英吉利亚<sup>①</sup>东部一路带过来的羊毛帷幔，比他的地铺暖和许多。他忧虑地蹙起眉头。他一直晓得，疾病是天主不悦的征兆。她之所以这样，全是上帝的旨意。他思忖着。他要是为此而愤怒，就是对上帝表示愤怒，是有罪的。萨拉如果在这儿，一定会拉着他祈祷，盼着玛莎

---

<sup>①</sup> 古英格兰的旧称。——译者注

的灵魂能够获得救赎。可他彼得惯常去操心那些农活儿，而不是上帝。也许他没有萨拉那么虔诚。他琢磨不出来五岁的玛莎能犯什么天谴，让她这么受折磨。在萨拉祈祷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总在问为什么。他不懂怎么祈祷，也没想过这样做，只是巴望女儿能好起来。

想到自己的愚蠢，彼得又恼怒又羞愧。

他看着她熟睡的样子，双手绞在一起。

“有一些罪孽会使我们变成恶魔。”牧师曾在周会上这样说过。彼得按了按鼻梁，眯缝起眼睛，努力回忆所谓罪孽是指哪些。

说谎或者杀人都应算。玛莎曾经在家里的碗橱里藏过一只小猫，萨拉问她的时候，她还死不承认有什么猫。但这不可能是牧师所说的那种说谎。

诽谤或者渎神，这些也是罪孽。做触犯法律的事情；不敬神明；嫉妒，酗酒，自大等都是。

彼得凝视着女儿那虚弱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颊。他一手紧握拳头，砸在另一只手掌里。上帝怎么能转身走开，忍心看着她无辜地遭罪？

也许危险的不是玛莎的灵魂。也许这孩子是在因彼得自己的倨傲而受罚。

迫人的恐惧在他胸口打鼓，这时彼得听到杂沓的蹄声从巷子尽头传来，停在他屋子的外面。接着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嗡嗡的交谈声，皮鞭子嘎吱嘎吱，马蹄踏着泥泞。这该是乔纳斯·奥立弗和那个女人了，彼得想。他正从床边站起来，轻轻的叩门声便响了起来。

他起身，看见一个可亲又和善的年轻妇人，披着一件羊毛连

帽斗篷，闪耀着夜幕的反光，站在门口。她戴着一块薄薄的白头巾，拎着个小皮包。她身后，是彼得的邻居——老农乔纳斯·奥利弗那熟悉的大块头身影。

“佩特夫大叔？”年轻的女人飞快地扫了他一眼，问道。他点点头。她冲他亲切地一笑，利索地脱下斗篷，把水珠抖落干净，挂在门边的挂钩上，双手抻了抻皱巴巴的衬衣，然后急切地穿过这黑漆漆的小屋，俯身在小女孩的床边。彼得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过头去找乔纳斯，看见他站在湿漉漉的门廊那儿，正拿着手帕用力地擤鼻子。

“这天气可真够糟糕的。”彼得寒暄道。乔纳斯嘟囔着，把手帕折好放回袖子里，踩着靴子上的泥巴，却没有进屋的意思。

“吃点东西再走吧？”彼得有点慌乱地继续客套着，伸手挠挠后脑勺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希望乔纳斯进屋来，他其实是想清静一点。不过乔纳斯的念头比他还明显——不想在这闲聊。萨拉曾经说过，就是一辆马车碾过乔纳斯的脚，这汉子都不会哼一声。

“奥利弗大妈在家等着呢。”乔纳斯耸耸肩，他瞧了一眼房间那头，那女人在床边跟小女孩低语。她脚边趴着一只机灵的小狗，毛色杂乱，有点暗暗的，说不出来是棕色还是褐色，脏兮兮的泥爪子在地板上留下一圈脚印。乔纳斯记不得他们这一趟骑马过来，她什么时候带上的这只小狗，他一点都没注意到，她那只小皮包好像也放不下它。脏兮兮的小草狗，他想，肯定是小玛莎的。

“那明天再过来坐坐吧。”彼得说。乔纳斯点点头，扶了扶大毡帽的帽檐，抽身离去。

彼得又坐回到小矮凳上，炉火快要烧尽，他的胳膊肘挨着桌

上的木盘子，炖菜都凉了。他用拳头抵着下巴，看着那个陌生女人用一只白皙的手拍着他女儿的额头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他告诉自己应该放宽心，这女人在镇上名声很大。他试图从这些传闻里找出一点什么安慰来，但不知不觉，疲惫而焦虑的视线变得模糊，他的头沉沉地耷拉在胳膊上，而女儿蜷缩着被黑暗裹挟一团的情景，却让他深深地恐惧。

## 第一章

1991年4月暮 马萨诸塞州 马布尔黑德镇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古德温小姐，”曼宁·奇尔顿从背心里掏出怀表，眨眼看看时间，环视了一圈会议上其他四个人，“最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”

奇尔顿教授的声音变得带点嘲弄和挖苦，每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爱用这个腔调说话：对他的研究生来说却是莫大的折磨。康妮捕捉到了他这语气，感到她的博士资格考试<sup>①</sup>就要没戏了。嗓子眼里泛出一股恶心的酸水，她强咽下去。答辩小组里其他几个教授对奇尔顿回以微笑。

在这焦虑不安之外，康妮·古德温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窃喜刺痛着她的胸口，她放任自己在其中沉浸片刻。她不得不承认这考试内容并没有超纲。尽管如此，也算面面俱到了。她挤出一丝紧张而僵硬的笑容，很快地，又代之以从容镇定的表情，表现

---

<sup>①</sup> 美国博士生入学后进行两年的课程学习，随后参加博士资格考试，考核通过即成为博士候选人，可以进行论文的研究与撰写。博士资格考试有口试、笔试、提交研究计划等不同形式。——译者注

出处在这个时刻的年轻女子应有的泰然。她好不容易做出如此神态，结果倒显出像是刚刚咬了一口涩柿子似的滑稽。

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还能再搞砸一次。康妮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想着备战考试的这几个月，她急剧地消瘦。现在，她的骨头硌着椅子，痛兮兮的。费尔岛花毛衣<sup>①</sup>穿在身上也显得松松垮垮了。原先饱满红润的双颊，如今凹陷下去，显得颧骨异常突出，短而软的褐色睫毛衬着浅蓝色的眼睛，显得瞳仁尤其大。她深思着，深褐色的眉毛和眼睛皱在一起。她有着一个高高的额头，白皙的脸上零星有几点雀斑。她还有着小而尖的下巴和几近完美的鼻子，总的来说，算得上是个美人儿。现在，粉红的薄嘴唇被她抿得发白。深灰色的辫子搭在肩膀上，她用一只手不自觉地去摸了摸辫梢，然后很快又正襟危坐，手缩回到大腿上放好。

“真是不可思议，你怎么能这么镇定？”早前午饭的时候，一个瘦高个儿的本科生嚷道。康妮是他的带教老师，指导过他的学年论文。“你怎么还吃得下东西！要是我马上就要去答辩了，我会紧张得直想吐。”

“托马斯，你连指导老师见面会都能紧张到要吐。”康妮温和地提醒他，其实她自己也几乎没有什么胃口了。她得承认，她有点喜欢吓唬托马斯。但是康妮非要为自己找借口：学生只有被驯服了，才会比较努力地做作业，并且能较为按时地交论文给她。不过说老实话，她吓唬他的动机没有这么冠冕堂皇。她只是很爱用他战战兢兢、毕恭毕敬的眼神。

“再说，这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。你只要准备好回答关

---

<sup>①</sup> 源自苏格兰费尔岛的花图案毛衣，为学院风的代表服饰之一。——译者注

于研究生阶段你读过的那四百本书的任何一个问题就行了。当然，要是答错了，就玩完了。”她说道，用叉子把盘子里的色拉搅来搅去，托马斯不无敬畏地看着她。她冲他淡淡地笑了一下。至少她明白，要做一个教授，起码得有教授的样子，可不能让托马斯知道她心里有多害怕。

口头答辩通常意味着一个转折点——教授们开始正式接纳你为同侪，而不再视你为学徒。它之所以声名狼藉，在于这考试也是一场浩大的智力屠杀现场，那些无意或者无力做好充分准备的学生，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大卸八块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她反正是面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欠缺。康妮是一个谨慎的学院派女子，做事不指望运气。她把吃了一半的色拉推到离她的粉丝托马斯远一点的桌子那边，告诉自己已经整装待发。她的脑海里浮现整架整架的书——全都做了标记和注解。她一边收拾餐叉，一边在心里快速扫描这些书架，自我检测。经济类的书在哪里？这边。那关于消费和物质文化的呢？上面一个架子，左边。

一丝疑云掠过她的脸庞。也许她准备得还不是那么充分？胃里泛起一阵恶心，她面色愈发苍白。铁打的答辩流水的学生，她已经听说了很多年。那些学生，崩溃得哭着跑出答辩室，他们的学术生涯还没开始就已然完结。要么成功、要么失败，没别的结果。理论上说，如果她今天一切都尽善尽美，表现良好，她便会在专业领域更上一层楼，离一名教授的道路更近一步。

但也有可能，届时她大脑一片空白。那些历史书籍全都不见，只有大把的70年代肥皂剧情节和摇滚歌曲。她张开嘴，半天却吐不出一个字。然后只能卷铺盖走人。

而现在，离和托马斯吃饭已经有四个小时了，她坐在哈佛大



学历史楼这个隐秘阴暗的小角落里，在一张抛光桃花木会议桌旁边，经历了小组四个教授整整三个小时的问题轰炸。她累极了，但是肾上腺素却刺激着她加强警惕。康妮回想起她以前开夜车润色大学学年论文最后几个章节的时候，也曾有过这种疲惫加上高强度脑力运作的奇异组合。所有的感觉都变得疏远而杂乱，羊毛裙子和其下衬裙的摩擦，她嘴里那种加了糖的咖啡的黏黏的味道，都变得那么不真切。这些细枝末节涌上来又退下去，只有害怕留了下来，顽固地不肯离去。她盯着奇尔顿，等他发问。

这间简朴的房间，只放着一张凹凸不平的会议桌，黑板被用白垩土草草地刷成浅灰色，有些年头了。几张椅子对着它。康妮身后挂着一个络腮胡子的老人画像，那画像也许久被遗忘，时间流逝加上疏于打理，都发黑了。房间尽头是一扇满是污垢的百叶窗，遮蔽住傍晚的阳光。一丝光线漏进来——尘埃似乎凝固在其中——照在答辩委员们从鼻子到下巴的部分。她还听到外面大学生们打招呼，嬉笑的声音，渐行渐远。

“古德温小姐，”奇尔顿教授说，“今天下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”她的导师往桌子前倚了倚身子，光线越过他的银发，尘埃在他头顶画了个圈。他的手指扣在桌面上，谨慎得与他脖子上的领带一般无二。“请你给我们简明扼要地讲一下北美巫术源流。”

如果康妮是个合格的美洲殖民主义研究学者，应该讲述一下漫长的社会、宗教和经济体系，涓滴不漏。在考前复习的时候，她记得有一堆东西，什么腌猪肉的方法，如何利用蝙蝠粪便做肥料，以及用磨拉石换朗姆酒的交易。丽兹·道渥斯，她的室友，